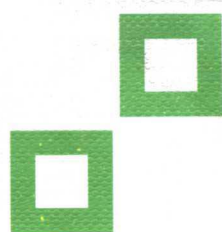


庄孔韶 / 著



“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

"DUXINGZHE"RENLEIXUESUIXIANGCONGSHU

远山与近土

——田野纪行

YUANSHANYUJINTU

TIANYEJIXING

庄孔韶 摄影

ZHUANGKONGSHAOSHEYING

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JIAOYUCHUBANSHE

远山 与近土

田

野

纪

行



『独
行
者』
人
类
学
随
想
丛
书

远山与近土

——
田野纪行

庄孔韶 著



林建寿 绘画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山与近土——田野纪行/庄孔韶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

ISBN 7-5351-2781-9

I. 远… II. 庄… III. 社会人类学-文集

IV. 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586 号

远山与近土——田野纪行

©庄孔韶 著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

地址 430015·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电话 8362558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邮编 430034·解放大道 145 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印张:8.25 插页:5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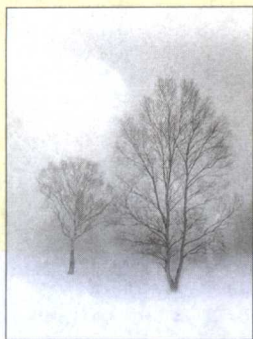
字数:99 千字

ISBN 7-5351-2781-9/G·2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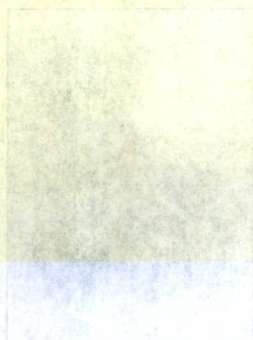
定价:23.0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印刷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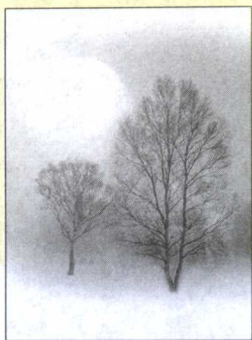
序



《远山与近土——田野纪行》是笔者20年来到全国各地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旅行笔记。涉及最早的一次云南旅行是1980年初，笔者到达西双版纳腹地攸乐山考察基诺族的“长屋”——大家族制度，初次体验少数民族的山野风习，信手写出许多初始的新鲜感触，愿能和读者一同身临其境。

20世纪末最后几年在长江三峡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书中涉及最晚的一次经历，记录了用提取基因的新方法做文化研究佐证的多学科联合调研过程，内中表现





序

考察队员和现代文人充满责任心的献身精神以及苦中有乐的职业生活特点。

另有几篇均是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闽东做田野工作的考察笔记，但特别之处在于，这不是一般的调查点，而是中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林耀华教授1936/1937年的调查点，也是他的世界知名的英文人类学小说《金翼》（1948年伦敦版，2000年北京三联中文译本）故事发生地半个多世纪后的回访经历，笔者在重访调查后，除了完成《金翼》的学术性续本《银翅》（1996年，台北，桂冠书局；2000年，北京三联书店，附带录像作品光盘《端午节》）以外，还有一些有趣的民俗经历没有写进学术著作，而留在本书作为另一种文体的补充。如果读者找来金银两书对照阅读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15年前陪同自己的两位学术导师前往新疆，遂写下了难忘的经历，南疆的风土人情使我们了解了丰富多彩的维吾尔文化，在哈萨克族学生家做客，则让我们领略了西部牧场的悠久文化传统。而中国北方燕京乡土故事，则是笔者亲身感知的新老北京跨越两三代人时空的社会文化见闻，并将民俗学、人类学的知识理论融入其间，谨愿不同年龄的读者能从不远的追忆中汲取文化的知识与人生教益。

庄孔韶

2000年6月于北京



远山与近土
——田野纪行

士大夫的心目中怎么也不能和“艺”挂上钩，也够不上“术”，大概与民间的杂耍差不多吧。实际上，所谓“六艺”，仅仅是士大夫们安身立命的技能，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产生于何时，很难说。我们从出土文物上去确认哪些是艺术品，哪些不是，只是代表今人的意见，也许古人还没有产生这种“审美的自觉”。不过，最晚不会迟于汉魏。

我们在这里讲的“艺术”，不是古人的“艺术”观，而是指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人的思想情感的某些手段，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有人把文学也划归艺术，自然是可以的，但若严格地从“技能”这方面来考察，文学当另立门户。平时人们多讲“文学艺术”或“文艺”，不是指“文学的艺术”，而指“文学”和“艺术”，界限还很明确。故我们编本书时，没有把文学列在其中。

这部《艺林散步》，可说是现代文化名人的“谈艺录”，其中多数名人，本身就是从事科艺创作的，当行出色，自然谈起来能谈得深入浅出，搔到痒处；至于有些名人谈艺，虽然本身不是“艺人”，但由于他的兴趣所在，又有极高的艺术感悟能力，所以也很能得艺术三昧，谈出味来。

“艺林”云者，非仅指公认的七种艺术，推而广之，如摄影、插花、陶艺等“大艺术”观所能容纳的样式，均占篇幅，以示“林”之宽广也。

编者

“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

目录

MU LU

YUAN SHAN YU JIN TU

——tian ye ji xing

- | | |
|-----|---------|
| 1 | 燕京乡土闻见录 |
| 16 | 攸乐山密境 |
| 27 | 一个不远的追忆 |
| 55 | 旧地探访 |
| 83 | 五月的心声 |
| 93 | 闽东岁时风情 |
| 104 | 女神寻觅 |
| 117 | 从长阳到秭归 |



论中西画·····	林语堂	〔 55 〕
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	钱 穆	〔 58 〕
艺术与生命表白·····	刘海粟	〔 66 〕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	朱光潜	〔 71 〕
看了罗丹雕刻以后·····	宗白华	〔 78 〕
艺术三昧·····	丰子恺	〔 86 〕
说舞·····	闻一多	〔 89 〕
“大鼓书”·····	阿 英	〔 96 〕
艺术的影响·····	林风眠	〔 100 〕
中国古代美术与铜器·····	唐 兰	〔 103 〕
刻印小记·····	沈启无	〔 106 〕
音乐的享乐·····	潘伯英	〔 110 〕
论画·····	梁宗岱	〔 113 〕
书与画·····	徐复观	〔 118 〕
音乐艺术的时代性·····	贺绿汀	〔 122 〕
平郊建筑杂录·····	林徽因 梁思成	〔 126 〕
佛教与中国雕刻·····	常任侠	〔 137 〕
文明戏·····	李健吾	〔 144 〕
谈装饰艺术·····	庞薰琹	〔 149 〕
漫谈隋唐以后的印章 ·····	钱君匋 叶潞渊	〔 154 〕
论舞蹈·····	吴晓邦	〔 158 〕
论中国山水画丰厚的传统·····	李可染	〔 165 〕
中国画的艺术技巧·····	叶浅予	〔 173 〕
与傅聪谈艺·····	傅 雷	〔 180 〕
谈中西艺术·····	徐 行	〔 186 〕

论雕塑的形体·····	王朝闻 [190]
电影的艺术特征：超脱自然 ·····	陈鲤庭 [197]
评书的艺术·····	萧 乾 [200]
演员的个性，气质，风格·····	郑君里 [204]
说漫画·····	黄苗子 [211]
局限与无限·····	赵 丹 [214]
与李少春谈戏·····	石 挥 [219]
刻丝琐谭·····	杨仁恺 [230]
西洋花卉画·····	吴甲丰 [233]
相声艺术·····	侯宝林 [237]
中国的园林艺术与美学·····	陈从周 [243]
生活与绘画·····	石 鲁 [257]
变形·····	秦 牧 [260]
宜兴陶器·····	郭 风 [264]
笔墨等于零·····	吴冠中 [267]
川剧·····	汪曾祺 [269]
谈跳舞·····	张爱玲 [272]
狞厉的美·····	李泽厚 [288]
在声音的世界里·····	王 蒙 [297]
谈中国画的绘画观念·····	范 曾 [301]
我的治印虚实观·····	韩天衡 [306]
萝卜白菜的意识·····	董 桥 [309]
关于艺术家·····	冯骥才 [311]
笔墨祭·····	余秋雨 [313]

燕京

yan jing xiang tu wen jian lu

乡土闻见录

众不疑曰：“曲大自金”有耳。“光附二”字头也。影册
(夏00重含静画)“光附二”的照来竟非多时。好安其因群。章
千守派“光附二”前以分字00。新在数其果火。其支脉以青由
北罪风数再又公升民既不降分字00。令彼。中苦族类早不属意
。即降下世。11金。即降下世。

台北的李先生和我素不相识，他请我吃饭完全是因为我们同是北方人。四喜丸子和栗子烧鸡外，不知他是从哪儿买到的小米红枣。我细看粥里的小枣敢断定不是自京郊密云，便是从平谷辗转而来。李先生边吃边讲述银装素裹的燕京郊原，凛冽的西北风，热烈而红火的舞狮和跑旱船，兴致颇高。

“爸爸总是老一套，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女儿在一旁插话，惟恐父亲话说多了。

我们依旧说热炕，说乡村小戏，还说“刀缝眼儿”。后来李先生的儿子女儿都离席告退，我们俩靠在长竹椅子上一直聊到午夜。



台北街头的京剧清唱者



种有枣树的北京四合院，可见1976年京津唐大地震残垣断壁的遗迹

他说这里没有“二锅头”，只有“金门大曲”，但我不介意。我以往领教过老北京浓烈的“二锅头”（酒精含量56度），也看过酒友用火柴点燃祈祷。50年代以前，“二锅头”流行于京城下层劳动者中，如今90年代初不知为什么又再度风靡北方。眼下再喝喝“金门”也不赖呀。

“我一段时间住马神庙（街），马神庙过去可热闹了。”

“那你我家是老邻居了。”

“记得那位开食品杂货铺的大胖子吗？”

“敢情，太小器了！邻居爱用刻薄的北京话损他，瞧他那德性。”

“德性”本是一个中性词，可在这里却有贬意。

“然而我们不得不在他那里零打‘二锅头’。”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胖子，但我们两家却不认识。”

“张家？我们有耳闻。大宅门，有车房，可从来没见过有车呀！”

真是越说越近。本来我们总是喜欢关心地方上小族群的研究，好像我们站在高处望别人，现在和李先生叙谈乡情，无意中真勾起我们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关注，那些身边经历过的峥嵘岁月和人事，开始想从熟视无睹之中重新收拢起来。

第二日我去中正纪念堂参观，听到京剧清唱的声音，马上赶去，见那略发窘状的年轻女子和面无表情然而已进入角色的老者，边唱边奏，不禁想起北京什刹海晚间和紫禁城下筒子河早晨的清唱，还有围观许久不肯离去的戏迷们。



秋日返回凉爽的北京住家，我买了“二锅头”，又带上台湾“金门大曲”拜访大伯。大伯是生物学家，可有语言天才和民俗兴趣。我请大伯尝金门大曲，他用青瓷小盅品了又品，我等他的评语，但他竟两三分钟一语不发。我看到他花白的胡须仍是硬硬的，一位饱经世事的沉着文人。

“这可是台湾第一位的。”我急不可耐。

“夏日吹着风扇喝‘金门’，冬天换成‘二锅头’，怎么样？”

我悟到他回答的妙处，这是中国式的评价。当我们吃了几块白洋淀的熏野鸭肉之后，开始十八扯。大伯也像住在台北的李先生，有时止不住。我时而补充一二。原因是我小时总陪他一起逛街，也听到一些他早年屡次向我讲过的旧事。我惊奇地发现，有一些他竟然全忘了，然而从幼年起听他不停讲述，我却替他记住了，而且也有了我自己的经历。

“你太爷爷是洋务派。他出任大清国驻日公使馆外交官，认识了外面的新世界。所以他让老大留日，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让你六叔公留美学教育，你爷爷在京师大学堂念采矿系。但那时矿是外国人开的，他根本不可能到英国人的开滦煤矿去任职。于是他到处做官漂泊了。我生在甘肃兰州，到过江西、浙江和福建，最终才在京城住下来。”

“那一年，你爷爷从泉州邮包税局卸任返京，积蓄了一笔钱，想在京师大学堂附近盖一座公寓院落。民国十年之时，从筒子河向北望去还是一片空地，紫禁城外墙尚在行人眼帘之中。他大概是那一带第一个自己画图盖房子的人。”

“你知道‘四合院’吗？”

“我们的不就是！”

“应该说不是。四合院是四面环屋中央有院。正房坐北朝南，加东西厢房。讲究一点的还有一面影壁以及游廊，南面尚有几间倒坐房。”

“有的还有花园。”

“是，小的四合院则是南北各三、五间，东西两、三间的样子。不过北京人喜欢种两株枣树，已成四合院的重要配置。”

“那我们的是三合院？”

“也不尽然。你爷爷有新思维，想结合公寓房间自成一体的设计，开门远比一般四合院为多，他想出租给京师大学的师生，所以‘目’字型的三个套院内有颇多单元。”

“你小时候总要上树摘桑椹儿，把白衣服都染紫了，洗也洗不掉。”

“我记得前院还有两棵海棠，桑椹儿树是在一个角落，其实是无意中长起来的。”

“中院的两棵枣树是你爷爷从隆福寺街买来的，大概和你伯母嫁来的时间相仿。”

“一个金婚期！”

“小后院只有一排房，后来卖给一位独身女人。以往南墙根有一列长柄玉盏喜阴生暗香，不知那太太为什么不喜歡，全换成黄百合了。”

“我们的三套院似乎不伦不类。”



耍坛子



“不伦不类在当时是一种创新，那个时代的创新总是比今天难，所以如今是紫禁城下少有的民居类。你知道，历史上东城西城多富裕人家，官员、文人、商人。不过小胡同里也有穷人小户，所以从磨砖对缝的大小四合院，到一住就是几十家的碎砖大杂院都可以找到。”

“马神庙旁不就有一个远近闻名的78号大院嘛！”

“有拉水车的、卖破烂的、卖豆汁的。院里院外都是泥巴地，一下雨便积水发臭，想进出都难。”

“张宅当然是左右显眼了。”

“民国十年，你爷爷开始盖这三套院，谁知还未上梁，太爷爷就去世了。‘丁忧’你懂吗？”

“嗯……”

“是说丧父行哀礼。三年穿孝，不许穿绸缎，重大事务须中止，诸如此类规矩很多。你爷爷只好把工程交给一位满人文桂代理，经费削减后，不得不去掉回廊，但内结构不变。”

“您那时才有几岁呀！？”

“但长辈常讲的事就会记住。你爷爷一度住到杭州，有位亲戚从京师带来文桂盖房做手脚的消息。”

70多年过去了。1997年夏季，这所大半已被充公的三套院要翻顶。大伯正住院，他听说要掀瓦更新了，屡次想早点出院，但医生不准。无奈他特别在病房里叮嘱我仔细看看拆顶。我明白他的意思。已经差不多一生一世了，这老房多像一个颤颤巍巍、要脱衣请医生体检的老人呀。

早晨的阳光洒在东厢房后的皇城琉璃瓦上，那才是真正的金光。瓦工掀顶后露出的厚厚灰泥层落在地上，噔的一声掀起巨大尘雾，连皇墙的金光都遮住了。啊，70年！

分明是五根杨木，发白，虫蛀透了，交错在质地依然坚硬的杂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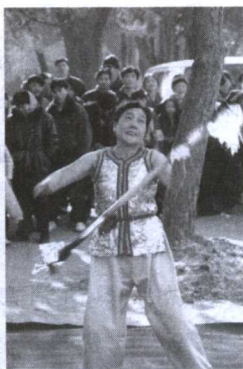
“被换了，肯定换了。”老师傅说。

我终于证明了“偷梁换柱”的思维与行为的事实，然而文桂早已西去了，不知他是否曾内疚过，我到医院病房告诉大

伯，他用几乎听不清的话说：“果然。”

我没有拍那被抽换的梁木，而是拍下了青瓦顶的京城传统建筑。背后是金黄色琉璃瓦的断墙（1976年京津唐大地震的遗迹）。我们有机会目击了建筑内部之改观，也透视了人性本质的造影。我们还是喝一点温和的“金门”吧，我要给大伯斟上。大伯仍然记得爷爷说过，文桂爱喝烈酒，或许有“二锅头”吧。房主准备烟酒关照工头是至今常见的事。

“大伯，你记得五六十年代我们院堂屋檐下堆的网篮吗？还有东厢房的几个老式木箱。”



火流星

“当然。”

“那时多少年都没有开过。我怕你不同意，有一天你午睡时我悄悄打开了箱子。”

“怎么开的？”

“因为铜锁别儿松了，黄铜锁稍一拉就开了，哇！只有历史博物馆才有的清廷顶戴花翎、欧洲刀刻玻璃瓶、瑞士工匠制并带‘亨得利’中文字样的金怀表和早期手表。”

“有吗？”

“我都收起来了。还有从旧信中拣出的徐世昌总统就职典礼首日封。”



“你怎么没跟我早说!?”

“何止呢?”

“连清宫名妃婉容的袖珍象牙刻章也在，怎么落到太爷爷手里?”

“这并非不可能啊!”

大伯没有再追问我历经“文革”的这些东西的下落，他走南闯北不计较身外之物。他尽情穿戴，既喜欢水獭皮领大衣，又喜欢“拔佳”皮鞋。然而他带我逛天桥时却穿上对襟棉袄和千层底布鞋。

50年代中，有一次大伯领我在小市上买了一双圆口黄牛皮头便鞋，剃了一个秃子（当时有的小男孩头后留一红绳小辫，但我不愿意），一同上天桥。他说我们很少来这里，这是下层劳动者娱乐的地方，可也很有趣。

攒跤场上，名手宝三儿出场了。人们用布围的临时场地一个挨一个。这里的票价是两分钱一跤。

宝三儿身体强健，可对手显得块儿更大。前几跤总是那块儿大的男人赢，甚至把宝三儿头后部抓破了一个大口子，淌了一些血。这时围观的人头攒动：“这是真摔呀，太值了!”

宝三儿声称前几跤他不算钱，谁知以后越摔越快，只偶尔慢下来，拉住褡裢边转边耍贫嘴。渐渐我们看到了宝三儿擅“背跨”的技巧，那块儿大胖子真的力不从心，节节败退了。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帆布褡裢，宝三儿两人挥手退场了。

大伯领我出门口的时候，收钱人说我们一共看了64跤，零头儿不算，一人1块2。我们吓了一跳。那时1块2算挺贵了，回头望一下宝三儿，正在窗帘后用纸擦血迹，大伯不忍心，多给了几毛钱。收款的小徒弟给大伯深深的一躬，那真挚让我记忆得很深，还有他头后面小辫上的红毛线绳。

另外的圈子里有口技、相声、大鼓之类。我只知京韵大鼓吐字清晰，但不知为什么不太喜欢。小时也许更爱听爱看口技，天桥的口技除了拿手的各种鸟鸣外，学蒸汽火车起动和

手工锯木的拟声真是惟妙惟肖。尤其木块锯断落地的声音也被复制出来，真叫绝了。也许大伯是文人，不喜欢逗贫嘴和带下流包袱的相声段落，但下层人民依然乐此不疲。

“那么侯宝林的贡献有独到之处吗？”

“他关注了文人阶层，使他的相声雅俗共赏。他的段子里剔除了下流逗乐的传统成分，却依然赢得草根社会的听众，不能不说是技高一筹。”

“‘夜行记’里骑车人拿纸灯笼的时代已过去，卖布头的吆喝声也不见了，但留下了民俗的精神。”

大伯像是转入了一个学术报告，但听下去却是一段野史。

“我曾陪一位黄小姐去天桥。”

“去天桥那种地方约会？”

“当然不止是。我只是说去天桥。她是学考古的，由四川小地方闯来京城的大学生。”

“现在的说法叫‘女强人’！”

“喜欢‘女强人’吗？”

“那要看从哪个角度说。”

“执着于推进成功的目标，有时咄咄逼人，然而正因为如此，容易忽视乐于亲近她们的人和爱他们的人。”

“她有兴趣老北京民俗吗？”

“没有就不会跟我出去了。旧日英国‘三枪’自行车并不多，因为价钱昂贵。我们没有凑够两辆，只有乘人力车。有一次车翻在烂泥塘，双肩都碰痛了，衣服也泡了。”

“那也是很愉快的事嘛！”

“但家里不准我和这样无根底的人结婚，因为她父母离过婚，家世不明。那年代长子的婚姻是被多方关注的。”

“有一次你爷爷铁路局上同事带来马四小姐。马四小姐是马神庙一带的绝代佳人，那要比当时走红的明星白珊漂亮多了。马小姐本来想走演员之路，但没有去成。”

“那以后还去天桥吗？”

